

董思白先生著

畫
禪
室
隨
筆

廣智書局校印

畫禪室隨筆目錄

卷之一

論用筆

跋自書

卷之二

畫訣

題自畫

卷之三

評詩

紀事

卷之四

雜言上

畫禪室隨筆目錄

評法書

評古帖

畫源

評舊畫

評文

紀遊

雜言下

楚中隨筆

禪說 二

畫禪室隨筆卷之三

華亭董其昌著

長洲楊補編次
吳趨陳王賓校訂

記事

予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。細巧之極。絕似李成。多宋元人題跋。畫譜俱不載。以此知古人之逃名。

今年遊白下。見褚遂良西昇經。結構遒勁。於黃庭像贊外。別有筆思。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。主人迫欲朱提。力不能有。遂落賈人手。如美人爲沙叱利擁去矣。更償之二百金。竟斬固不出。登舟作數日惡。憶念不置。然筆法尙可摹擬。遂書此論。亦十得二三耳。使西昇經便落予手。未必追想若此也。

書家以豪逸有氣。能自結撰爲極則。西昇雖俊媚。恨其束於法。故米漫仕不甚賞心。若兒子輩能學之。亦可適俗。因作小楷書記之。

送君者自崖而返。君自此遠。宋子京讀莊子至此。遂欲沾巾。予北上泊寒山。爲送別諸

君子拈之。

二

鬪鵝鵝。江南有此戲。皆在籠中。近有吳門人始開籠於屋除中。相鬪彌日。復入籠飲啄。亦太平清事。

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。去家百里。泛宅淹旬。隨風東西。與雲朝暮。集不請之方。乘不繫之舟。壺觴對飲。翰墨間作。吳苑酌真娘之墓。荊蠻尋嬾瓚之踪。固以胸吞其區。目瞻雲漢矣。夫老至則衰。倘來若寄。既悟炊粱之夢。可虛秉燭之遊。居則一丘一壑。昨求羊其羣。出則千峯萬峰。與汗漫爲侶。茲予兩人。敦此夙好耳。

余遊閩中遇異人。談攝生奇訣。在讀黃庭內篇。夜觀五藏神。知其虛實。以爲補瀉。蓋道藏所不傳。然須斷葷酒與溫柔鄉。則可受持。至今媿其語也。

七夕王太守禹聲招飲於其家園。園卽文恪所投老。唐子畏郝元敬諸公爲之點綴者。是日出其先世所藏名畫。有趙千里後赤壁賦一軸。趙文敏落花遊魚圖。谿山仙館圖。又老米雲山。倪雲林漁莊秋霽。梅道人漁家樂手卷。李成雲林卷。皆希代寶也。

余持節楚藩歸。曾晚泊祭風臺。卽周郎赤壁。在嘉魚縣南七十里。雨過輒有箭鏃於沙

渚間出里人拾鏃視予。請以試之火。能傷人。是當時毒藥所造耳。子瞻賦赤壁在黃州。非古赤壁也。壬辰五月

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。光潤細膩。相傳四世。請文敏書。文敏不敢落筆。但題其尾。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。不知何時乃得書之。

余頃驅車彭城。不勝足音之懷。又有火雲之苦。廻鳳谷水塔上。養疴三月。而仲醇挾所藏木癭爐。王右軍月半帖真蹟。吳道子觀音變相圖。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。丈室中惟置一牀。相對而坐。了不著筆研。旣雨窗靜閒。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。紀遊遂爲寫迂翁筆意。卽長安遊子。能有此適否。

袁尙書婦無裙。孫女以餓縊死。尙書善噉。不能覺。每市蜺爲晚殮。可竟一斗。有一門生餽以十金。輒作三封。以一封置袖中。乘月叩窮交之戶。呼與偕步。以袖中金贈之而別。其貧都由此。然每攜酒伎泛泊。一日不能廢也。

楊尙書成。在吳中負物望。其家不貧。而吳中人稱之。不在袁公下。以其淳謹安靜。故令人無可間然耳。尙書過蔡經舊里曰。此宋之六賊。乃居此乎。以爲蔡京也。所謂不讀

非聖書者耶。

四

張東海題詩金山。西飛白日忙於我。南去青山冷笑人。有一名公。見而物色之曰。此當爲海內名士。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。其書學醉素。名動四夷。自吳中書家後出。聲價稍減。然行書尤佳。今見者少耳。

余與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。停驂散步。見陂陁紆複。峰巒孤秀。下瞰平湖。澄碧萬頃。湖之外江光吞天。征帆點點。與鳥俱沒。黃門曰。此何山也。余曰齊山也。黃門曰。子何以知之。余曰。吾知杜樊川所謂江涵秋影。香耳。詢之舟人。亦不能名。但曰。此上有翠微亭。黃門與余一笑而出。是日步平堤六七里。皆在南湖中。此堤之勝。西湖僅可北面稱臣耳。俗諺云。九子可望不可登。齊山可登不可望。信然。

大林寺在天池之西。有西竺娑羅樹二株。中晏坐老僧。余訪之。能念阿彌陀佛號而已。白樂天詩云。人間四月芳菲盡。山寺桃花始盛開。必此寺也。

記遊

武夷有大王峰。峰極尊勝。故名武夷君。爲魏王子騫曾會羣真於此。奏人間可哀之曲。

大田縣有七巖臨水。山下皆平田。秋氣未深。樹影葉落。衰柳依依。

洞天岩在沙縣之西十里。其山壁立。多松樟。上有長耳佛像。水旱禱著靈跡。其巖廣可容三二。高二。高三。餘餘。滴水不絕。閩人未之賞也。余創而深索之。得宋人題字。石刻十餘處。皆南渡以後名手。詩歌五章。巖下有流觴曲水。徐令與余飲竟日。頗盡此山幽致。追寫此景。以當紀遊。

高郵夜泊。望隔堤大湖。月色微晦。以爲地也。至詰旦。水也。竺典化城。無乃是耶。

余行至勝陽。嶧山在望。火靈烟沙。殆不復有濟勝具。是日宿縣中官舍。適以意造爲嶧山。不必類嶧山也。想當然耳。曾遊嶧山者。知余不欺人。

呂梁縣瀑三千仞。石骨出水上。憶予童子時。父老猶道之。今不復爾。東海揚塵。殆非妄語。

評詩

大都詩以山川爲境。山川亦以詩爲境。名山遇賦客。何異士遇知己。一入品題。情貌都盡。後之遊者。不待按諸圖經。詢諸樵牧。望而可舉其名矣。嗟嗟澄江淨如練。齊魯青

未了。寥落片言。遂關千古登臨之口。豈獨勿作常語哉。以其取境真也。友人錢象先荆南集。不盡象先才情之變。而余嘗持節長沙。自洞庭而下。漢陽而上。與象先共之。故其取境之真。特有賞會云。抑余不能遊。然好詩。象先能詩。又好遊。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。窮夫所謂州有九。岳有五者。而皆被以奇音雋響。余得隱几而讀之。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。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。不大愉快哉。

東坡云。詩人有寫物之工。桑之未落。其葉沃若。他木不可以當此。林逋梅花詩。疎影橫斜。水清淺。暗香浮動。月黃昏。決非桃李詩。皮日休白蓮詩。無情有恨。何人見。月冷風清。欲墮時。此必非紅蓮詩。裴璘詠白牡丹詩。長安豪貴惜春殘。爭賞先開紫牡丹。別有玉杯承露冷。無人起就月中看。

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。至東林寺時。白蓮盛開。土人云。此晉慧遠所種。自晉至今。千餘年。惟存古顰與欄橦。而蓮無復種矣。忽放白毫光。三日三夜。此花宰地而出。皆作千葉。不成蓮房。余徘徊久之。幸此花開。與余行會。遠公有記云。花若開。吾再來。余故有詩云。泉歸虎谿靜。雲度鴈天輕。苔蘚封碑古。優曇應記生。記此事也。

古人詩語之妙。有不可與冊子參者。惟當境方知之。長沙兩岸皆山。余以牙櫓遊行其中。望之地皆作金色。因憶水碧沙明之語。又自岳州順流而下。絕無高山。至九江則匡廬兀突。出櫓帆外。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。名山都未逢。泊舟潯陽郭。始見香爐峯。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。

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。山谷真涅槃堂裏禪也。

頃見岱志詩賦六本。讀之既盡。爲區檢討用孺言曰。總不如一句。檢討請之曰。齊魯青未了。

燈影照無睡。心清聞妙香。杜少陵宿招提絕調也。予書此於長安僧舍。自後無復敢題詩者。

萬事不如杯在手。一年幾見月當頭。文徵仲嘗寫此詩意。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。風緊雲繁欲變秋。趙千里亦圖之。此皆中畫。故足畫耳。

風靜夜潮滿。城高寒月昏。秋色明海縣。寒烟生里閭。春盡草木變。雨餘池館青。楚國橙橘暗。吳門烟雨愁。郭外秋聲急。城邊月色殘。衆山遙對酒。孤嶼共題詩。氣蒸雲夢澤。

波撼岳陽城。林花掃更落。徑草踏還生。挂席樵風便。開尊琴月孤。落日池上酌。清風松下來。王江寧孟襄陽五言詩句。每一詠之。便習習生風。

余見倪雲林自題畫云。十月江南未隕霜。青楓欲赤碧梧黃。停橈坐對寒山晚。新雁題詩小着行。

明月照積雪。大江流日夜。客心悲未央。澄江淨如練。玉繩低建章。池塘生春艸。秋菊有佳色。俱千古奇語。不必有所附麗。文章妙境。卽此瞭然。齊隋以還。神氣都盡矣。

李獻吉詩如咏月有云。光添桂魄十分影。寒落江心幾尺潮。不見集中。自是佳語。

唐子畏詩有曰。杜曲梨花杯上雪。漸陵芳艸夢中烟。又曰。秋榜才名標第一。春風脂粉醉千場。皆學白香山。子畏之才。何須以解首矜詡。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曠蕩春無涯。不免器小之誚。

唐人詩律。與其書法頗似。皆以濃麗爲主。而古法稍遠矣。余每謂晉書無門。唐書無態。學唐乃能入晉。晉詩如其書。雖陶元亮之古淡。阮嗣宗之俊爽。在法書中。非虞褚可當。以其無門也。因寫唐人詩及之。

翰墨之事。良工苦心。未嘗敢以耗氣應也。其尤精者。或以醉。或以夢。或以病。遊戲神通。無所不可。何必神怡氣王。造物乃完哉。世傳張旭號草聖。飲酒數斗。以頭濡墨。縱書壁上。淒風急雨。觀者歎愕。王子安爲文。每磨墨數升。蒙被而臥。熟睡而起。詞不加點。若有鬼神。此皆得之筆墨蹊徑之外者。今觀察王先生當人日病不起。據枕作詩二十章。言言皆樂府鼓吹也。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。

東坡讀金陵懷古詞於壁間。知爲介甫所作。嘆曰。老狐精能許。以羈怨之士。終不能損價於論文。所謂文章天下至公。當其不合。父不能諛子。其論之定者。雖東坡無如荊公何。太白曰。崔灝題詩在上頭。東坡題廬山瀑布曰。不與徐凝洗惡詩。太白閣筆於崔灝。東坡操戈於徐凝。豈有恩怨哉。

評文

東坡水月之喻。蓋自肇論得之。所謂不遷義也。文人冥搜內典。往往如鑿空。不知乃沙門輩家常鉢耳。大藏教若演之。有許大文字。東坡笑過昌黎歐陽。以其多助。有此一奇也。

蘇子瞻表忠觀碑。惟叙蜀漢抗衡不服。而錢氏順命自見。此以實形主法也。執管者即已遊於其中。自不明了耳。如能了之。則拍拍成令。雖文采不章。而機鋒自契。

文章隨題敷衍。開口卽涸。須於言盡語竭之時。別行一路。太史公荊軻傳。方叙荊軻刺秦王。至秦王環柱而走。所謂言盡語竭。忽用三個字轉云。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。又生出多少烟波。

凡作文原是虛架子。如機中傀儡。拙牽田人。非一定死煞真有一篇文字。有代當時作者之口。寫他意中事。乃謂注於不涸之源。且如莊子逍遙篇。鸞鵠笑大鵬。須代他說曰。我決起而飛。槍枋時則不至。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。此非代乎。若不代。只說鸞鵠笑亦足矣。又如太史公稱燕將得魯仲連書云。欲歸燕。已有隙。恐諒欲降齊。所殺虜於齊甚衆。恐已降而后見辱。喟然歎曰。與人勢我。甯自辨。此非代乎。

文有翻意者。翻公案意也。老吏舞文。出入人罪。雖一成之案。能翻駁之。文章家得之。則光景日新。當時馬嵬驛詩。凡萬首。皆刺明皇寵貴妃。只詞有工拙耳。最後一人乃云。

尙是聖明天子事。景陽宮井又何人。便翻盡從來窠臼。曹孟德疑塚七十二。古人看詩云。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。已自翻矣。後人又云。以操之奸。安知不慮及於是。七十二塚。必無真骨。此又翻也。

青鳥家專重脫卸。所謂急脈緩受。緩脈急受。文章亦然。勢緩處須急做。不令扯長冷淡。勢急處須緩做。務令紆徐曲折。勿得埋頭。勿得直脚。

杜子美云。擒賊先擒王。凡文章必有真種子。擒得真種子。則所謂口口咬着。又所謂點點滴滴雨。都落在學士眼裏。

文字最忌排行。貴在錯綜其勢。散能合之。合能散之。賈誼政事疏。太子之善。在於早諭教。與選左右。早諭教。選左右。是兩事。他却云。心未濫而先諭教。則化易成也。此是早諭教。下云。若其服習講貫。則左右而已。此是選左右。以二事離作兩段。全不排比。自六朝以後。皆畫段爲文。少此氣味矣。

作文要得解悟。時文不學。只以悞於平日。須體認一番。纔有妙悟。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。思之思之。思之不已。鬼神將通之。到此將通時。纔喚做解悟。了得解時。只在信手

拈來。頭頭是道。自是文中有神。動人心竅。理義原悅人心。我合着他。自是合着人心。文要得神氣。且試看死人活人。生花剪花。活雞木雞。若何形狀。若何神氣。識得真。勘得破。可與論文。如閱時義。閱時令吾毛竦色動。便是他仙氣逼人處。閱時似然。似不然。欲丟欲不丟。欲讀又不喜讀。便是他神索處。故牕稿不如考卷之神。考卷之神薄。不如墨卷之神厚。魁之神露。不如元之神藏。試之自有解入處。脫套去陳。乃文家之要訣。是以剖洗磨煉。至精光透露。豈率爾而爲之哉。必非初學可到。且定一取捨。取人所未用之辭。捨人所已用之辭。取人所未談之理。捨人所已談之理。取人所未佈之格。捨人所已佈之格。取其新。捨其舊。不廢辭。却不用陳辭。不越理。却不用皮膚理。不異格。却不用卑瑣格。得此思過半矣。

文家要養精神。人一身只靠這精神幹事。精神不旺。昏沉到老。只是這個人。須要養起精神。戒浩飲。浩飲傷神。戒貪色。貪色滅神。戒厚味。厚味昏神。戒飽食。飽食闕神。戒多動。多動亂神。戒多言。多言損神。戒多憂。多憂鬱神。戒多思。多思撓神。戒久睡。久睡倦神。戒久讀。久讀苦神。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。不怕文字無解悟。無神氣。自是矢口動。

人。此是舉業最上一乘。

多少伶俐漢。只被那卑瑣局曲情態。擔閣一生。若要個出頭人。直須放開此心。令之至虛若天空。若海闊。又令之極微。若曾點遊春。若茂叔觀蓮。灑灑落落。一切過去相。見在相。未來相。絕不罣念。到大有人處。便是擔當宇宙的人。何論雕蟲末技。

甚矣捨法之難也。兩壘相薄。兩雄相持。而俠徒劍客。獨以魚腸匕首。成功於枕席之上。則孫吳不足道矣。此捨法喻也。又喻之於禪。達磨西來。一門超出。而億劫脩持三千相。彈指了之。舌頭坐斷。文家三昧。寧越此哉。然不能盡法而遽事捨法。則爲不及法。何士抑能盡其法者也。故其遊戲跳躍。無不是法。意象有神。規模絕迹。今而後以此爭長海內。海內益尊士抑矣。

吾常謂成弘大家。與王唐諸公輩。假令今日而在。必不爲當日之文。第其一種真血脉。如堪輿家所爲正龍。有不隨時受變者。其奇取之於機。其正取之於理。其致取之於情。其實取之於事。其漢取之於辭。何謂辭。文選是也。何謂事。左史是也。何謂情。詩騷是也。何謂理。論語是也。何謂機。易是也。易闡造化之機。故半明半晦。以無方爲神。論

語著倫常之理。故明白正大。以易知爲用。如論語曰無適無莫。何等平易。易則曰見羣龍無首。下語險絕矣。此則王唐諸公之材料窟宅也。如能熟讀妙悟。自然出言吐氣。有典有則。而豪少俳舉浮俗之習。淘洗到盡矣。

夫士子以干祿故。不能迂其途。以就先民矩矱。是或一說矣。不曰去其太甚乎。小講入題。欲離欲合。一口說盡。難復更端。不可少加虛融乎。股法所貴矯健不測。今一股之中。更加複句。轉接之痕盡露。森秀之勢何來。不可少加裁剪乎。古文只宜暗用。乃得一成語。不問文勢夷險。必委曲納之。或汎而無當。或奇而無偶。不可少割愛乎。每題目必有提綱。既欲運思於題中。又欲迴盼於題外。若復快意直前。爲題所縛。圓動之處。了不關心。縱才藻燦然。終成下格。不可另著眼乎。諸如此類。更僕莫數。一隅反之。思過半矣。

靈禪室隨筆卷之三終